

最後的樂章

今年回多倫多，我有一個任務，就是趕到醫院去探病。

我們三個人，尚天、文文和我，是一個奇怪的組合。尚天的妻子突然發現癌病末期，一下子就進入善終服務。尚天已經八十歲，自己也在與癌症對抗。本來是妻子在照顧他，現在突然換轉了角色，讓他手足無措。文文是他多年的老朋友，對他愛護有加，她是個觀察入微的女人；但是容易情緒化，處理事情，有時比當事人還急。我則是個出名胡塗的人，丈夫去世後，才知道原來世上有交電費、交水電這一回事。

而我們有個共同目的，就是協助尚天把財務處理清楚！只是誰也不知道從何做起。尚天說我們三人是戲劇性的組合，文文卻說我們像三傻。

善終醫院住着的，都是等死的病人，枯竭的身體，無神的眼睛，每天都有幾個人離逝。尚天卻小心翼翼地為半昏迷的妻子餵水餵食，扶她上廁所，撫摸她的面，不斷與她說話，即使她已經無法回應。

我心想：先走的人多麼幸福，後走的人就絕對沒有這種貼身的看護。但是總有一個人會先走，我們最擔心的不是那個要走的，而是那個留下來的，尚天是學者，他的腦子內也許藏有無限智慧，但是他絕對不知道如何照顧自己。

最急切的是經濟上的處理。我在寡居生活時，最頭痛的就是要自己理財。起初以為我與丈夫的產業都是聯名，一點也不擔心，後來才知道，如果聯名中有一人走了，整個帳戶就會凍結，沒有遺囑的話就更難辦事。在你最悲痛的時候，最大的考慮竟然是應付那源源不絕的帳單。尚天像我一樣，平時都是靠另一半辦事，對財務不聞不問。其實文文一早就擔心這個問題，只是無法讓他採取行動。我們也不管他如何抗議，逼着他第二天就往銀行走一趟。

尚天的妻子在鄰近幾家銀行都有帳戶，這些社區銀行，與女戶主已有二十多年的交情，看到我與尚天一起前來，十分不友善，大概以為妻子垂危，尚天就找了新女友來查帳吧。加上他的妻子只用個人名義，把錢投資在各種項目。尚天唯一有份的，就是幾個現金不多的共同戶口。

一天下來，轉折奔波，尚天才發現經濟狀況並不在自己掌控中，突然而來的危機感，讓他變得很苦惱，一直說：我這一生實在失敗！

文文也十分不安，她說整晚都無法入睡。我忍不住問尚天，究竟他指的失敗是什麼。他說：我只是很傷心，覺得被人欺騙了一輩子！

我問：誰欺騙了你？

他說：是我的妻子！

原以為他是生妻子家人的氣，因為大姨一家處處逼人，完全不把尚天放在眼內。沒想傷他心的仍是妻子。本來我們的任務只是幫他整理財務，但是錢財與

情感，是分不開來的。當婚姻快要緣盡，數十年的恩恩怨怨，讓他一下子百感交雜。

文文和我都經歷過失去老伴的那種痛入心肺，那病榻旁的斷腸和無奈；面對生命盡頭，唯一能抓着的只是一份回憶，讓你半夜徘徊。尚天的婚姻生活十分疏離，他說：現在協助妻子大小便，才第一次看到她的乳房。

生活有時真是一種諷刺，臨終的病榻，竟是夫妻數十年來最親密的時光。

那一夜，我們天南地北亂扯，各人有各人的得失。我感謝尚天讓我接近他心之深處。與其說我們在幫他，不如說我們在為彼此療傷。

但是為他梳理財務，卻處處碰釘，沒有另一半的同意，什麼都辦不成。我們每天想些新招數：不如把房子做按揭，拿一筆現款吧。興高采烈地走去銀行詢問，結果又是一場空。原來人在健康時，就要把很多法律手續辦妥，臨急時連佛腳也找不着。我們都很氣餒，文文與我仍不甘心，決定展開偵探工作，把尚天的大量銀行文件拿來細心閱讀，三個臭皮匠，四處找線索。我們是兩個「多心眼」的女人，過程中，又不斷想出各種應付大姨的方法。尚天被我們弄得頭昏腦脹，他說：你們別把我教壞了！

我說：就是要把你教壞，你不能對欺負你的人全無擋駕！

幾經辛苦，我們終於找到一個讓他賣掉一些股份的機會。尚天是詩人，他有千言萬語，卻沒有與股市公司交談的語言。我們伴在兩旁，一字一句向他提示，直到他可以從容應對。最後，雖然失掉一些利息，尚天終於擁有私人戶口，和一筆可以隨他使用的現金。

他興奮地說：我們是最佳拍檔！

我們乘興繼續為他提意各種生活的轉變，例如換個房子，找個鐘點工人，尚天開始心不在焉。原來這幾天都在辦事，沒有好好陪伴妻子，他覺得十分內疚。我不解，不是說被妻子騙了大半輩子嗎？怎麼離開一會兒也不成？

他說：也許這是苦中作樂吧！總得盡丈夫的責任。

我這才明白；無論婚姻好與壞，畢竟是人生重要的一環，如果尚天就此放手，就真的肯定了一生失敗。

在這最後的樂章，人人都有需要為自己的婚姻尋找意義。也許他的柔情，可以為一個並不完美的婚姻，帶來完美的一個句號。